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兄妹晉陽比試

真宗覽罷遺書，以示群臣。寇準奏曰：「北方刀箭是尚，彼來書期與觀兵，臣料只是比試刀箭，乞陛下精選有能者與之一會，以消其窺覷之心。」真宗曰：「朕觀朝中無甚良將，惟有楊郡馬一人，今在鄭州，亦未知其何如。」准曰：「陛下快遣使往鄭州調回。」真宗允奏，即遣使往鄭州徵之。使者既到鄭州訪問，鄭州太守言楊郡馬徒限已滿，發放回京多日矣。使臣回奏真宗，真宗即遣人往無佞府徵召。使臣到府，令婆接了旨，對使臣言曰：「吾兒自往鄭州去後，並無音信回來。」使臣以令婆之言回奏，真宗聞奏，悶悶不悅，乃宣八王問曰：「楊郡馬已回，隱匿不出，其奈彼何？」八王奏曰：「臣往無佞府中打探消息何如？」真宗曰：「事關緊要，卿宜用心訪問。」八王辭出，竟往無佞府，見令婆與太郡主詰問六郎事情。令婆曰：「吾兒在鄭州，人無音信。今日殿下親臨，老妾敢相隱耶？」八王曰：「新天子即位，今有敕旨徵召，乘此與國家分憂，豈不妙哉！沉匿何為？」太郡主曰：「姑容數時，待遣人往鄭州訪之。」八王遂回奏不知下落。真宗憂形於面。

晉陽守臣表奏，遼兵擄掠財物，殺傷百姓，甚為荼毒，乞早發兵防禦。真宗將表看罷。問曰：「誰人能退遼兵？」准曰：「賈能藝精，可以退之。」帝遂命寇準為正統軍，賈能為副使，領兵三萬，同往晉陽會獵。准等得旨，領兵望河東進發。

令婆聞寇賈領兵會獵，乃與六郎言曰：「賈能何人，能退遼兵。吾兒當速往以救國難。」六郎曰：「兒意欲去，奈無一兩人同行。」道罷，八娘、九妹言曰：「我姊妹與哥哥偕行若何？」六郎曰：「汝女流家怎麼去得？」八娘曰：「假扮跟隨士卒，人豈知覺。」六郎允之。辭別令婆，攜二妹赴晉陽去訖。卻說遼將土金秀兵屯河東界上，劫掠無厭。忽報宋兵到，即與麻裡招吉等議曰：「今楊家之將盡皆凋謝，其餘誰敢與吾等比試！雖然，君輩亦宜竭力，不可使敵人得志，以喪我遼軍威。」招吉曰：「謹領尊命。」金秀次日下令，立起紅心把子，擺開陣勢以候南兵。

忽南方旌旗蔽日而來。宋兵既到，即於南方列陣。北遼土金秀全身披掛，立於陣中間。麻裡招吉居右，麻裡慶吉居左，一字擺開於北。南陣上寇準、賈能兩馬齊出，寇準曰：「華夷之分，已非一日。屢次兵相侵犯，擾我邊境，此果何故？」土金秀曰：「俺娘娘以宋君新立，欲與會獵，而訂息兵盟好。今新天子何不自來？」寇準曰：「吾新皇帝即位，與諸宰執論道經邦，尚且不遑，何暇與汝會獵，親習爾等之陋俗乎？」土金秀未答，麻裡招吉大聲言曰：「吾等不會論道，只會奪旗斬將，以定天下。汝陣有智勇之將，請出陣前與吾比試。徒事口角，浮談何為。」道罷，賈能舞槍縱馬向前，喝聲曰：「臊奴！好欺人。吾今與汝比試。」兩下金鼓齊鳴。麻裡招吉與賈能交馬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招吉佯敗而走，賈能追之。招吉扭身回馬一刺，賈能落馬。招吉衝過陣來，宋軍中忽一騎青驄騎來一女將，如風驟出，接戰三合，被女將將紅綿套索一拋，招吉遂被絆落馬下，活擒而來。寇準大喜曰：「汝姓甚名誰？」八娘答曰：「妾乃楊令公長女八娘也。」准曰：「將門女子亦勁敵也。」遂命記其名，彙其功。

土金秀見拿去招吉，大怒，兩出馬交戰。麻裡慶吉拍馬出陣罵曰：「南蠻，好好放出吾兄，饒汝殘生。」遂輪刀直殺過宋陣上。趙彥見了，亦舞刀接戰。兩個趙彥不能抵擋，撥馬走回本陣。慶吉趕來，宋陣中又走出一女將舞刀迎敵。數合被九妹斜揮一刀，砍慶吉於馬下，提頭來見寇準。寇準問曰：「汝是誰？」九妹曰：「妾亦楊令公次女九妹是也。」准曰：「汝等武勇出眾，真乃皇上之福德所致也。」亦令彙其名與功焉。

土金秀見砍了慶吉，大怒躍馬出陣言曰：「宋人有能，快出陣來比箭！」宋牙將楊文虎出馬言曰：「我與汝比之。」土金秀拈弓搭箭走馬，連發三矢，皆中紅心。眾軍一齊喝采。文虎亦走馬射三矢，止中一箭。金秀曰：「汝箭輸矣，當還我招吉。」文虎曰：「偶爾箭輸，若比槍，則不輸矣。汝敢來乎？」金秀怒曰：「匹夫，好誇口！」即綽槍出馬，交戰數合，文虎被槍刺傷，敗走回陣。金秀衝突過來，六郎望見，出馬迎敵。金秀抵擋不過，回馬叫曰：「宋將且休比槍，請射紅心。」六郎停槍笑曰：「汝射無甚妙處，敢向軍前驕矜逞能。」言罷，遂向胯後取出硬弓，走馬一連三箭，俱中紅心。南北軍士盡皆嘖嘖稱羨。六郎曰：「汝自誇箭高，我將此弓與汝射之，著射得中否。」著軍士遞弓與土金秀開之，金秀接弓開之，半毫不動，心下大驚，暗付道：「此乃神人降生。」正欲撥馬回走，寇準出陣言曰：「吾今以所擒之將還汝，汝歸告太后，自後毋得生事擾邊。若再如此，決不恕饒。屠戮汝類殆盡。」遂將招吉剝去衣服，赤身裸體放回北營。土金秀羞慚滿面，回軍去訖。

楊六郎入軍中見准，准曰：「設將軍等今日不來，吾輩血染沙場早矣，郡馬回朝見帝，老夫力保奏封重職。」郡馬相謝。

准遂拔營回汴，入奏真宗。真宗聞奏，即宣郡馬升殿，慰勞之曰：「卿日前匿而不出，朕寢食俱廢。今一聞郡馬退遼使，朕喜而不寐。」六郎叩頭拜謝。真宗問准曰：「今當以何職授郡馬？」准曰：「宜授節使之職。」真宗乃下令楊郡馬為高州節度使。郡馬聞命，入朝辭謝奏曰：「臣昔敗兵，其罪至重。荷陛下再造之恩，嘗欲報復無由，今略建微功，敢受節使之職！」真宗曰：「汝父子忠勤王事，先帝稱念不已，欲重封贈，不期升遐，未遂其意。且今又有退遼之功，此職宜授，何為固辭？」六郎奏曰：「荷陛下知遇之恩，欲授臣職，但為佳山寨巡檢可也。他職臣不敢領。」真宗曰：「辭尊居卑，此何見也？」六郎曰：「臣為巡檢，卻有三事。一者臣本徒流，私到邊廷，略立微功，遂授節使之職，是開幸進之端，而啟人越分侵職也。二者佳山與幽州相近，臣欲伺便，直搗賊穴，收其地土，以絕萬世邊患。三者，聞彼地有幾個草寇甚有勇力，臣欲擒之，使其棄邪歸正，以除民之害也。」真宗曰：「卿憂國憂民，真社稷臣也。」遂可其奏，乃下令王欽撥軍五千，與楊郡馬領去，鎮守佳山。

王欽領旨，到府查點軍士，俱是老弱疲病，不堪征戰者，俱撥跟隨郡馬。六郎一見軍士，怒曰：「佳山何等地方，此等無用軍士如何迎敵？」隨行一軍人姓岳名勝，因王欽盡撥老弱疲病之軍跟隨郡馬，心下思忖此處難以立功，莫若跟楊郡馬往佳山寨，以圖進身更易。遂生一計，將薑黃水搽臉，待王樞密來查點，只說是個病軍，必定撥我跟楊郡馬也。岳勝濟州人，生得面若凝脂，神清氣朗，輪動大刀，萬夫莫敵。人號為花刀岳勝。卻說王欽一見岳勝臉黃，果然只道是個病軍，乃撥跟隨六郎。岳勝見六郎說軍人無用，遂出軍前叫曰：「汝生將門，自謂無倫。我今願與汝比試一番何如？」六郎曰：「可。」遂綽槍上馬，交戰數十餘合。六郎驚曰：「刺擊之法，此人盡通。必用計擒之，以服其心。」佯敗而走，忽馬陷前蹄，掀落於地。岳勝驟馬近前砍之，只見六郎頭上一個白額虎現出，張牙來噬岳勝。嚇得岳勝慌忙下馬，扶起六郎言曰：「小人得罪，有眼不識本官，望乞恕饒。」六郎曰：「汝當竭力助我鎮守佳山。吾自保奏朝廷，授汝之職。」岳勝謝而言曰：「小人來意，本欲跟將軍以立功績。幸得提攜，犬馬相報。」

六郎又得岳勝為部下，無限欣慰，遂回無佞府中辭令婆。令婆曰：「汝為巡檢，豈不貽羞於汝父乎？」六郎曰：「佳山與遼相近，此處敢好立功，他鎮則不能矣。凡職只要立功績，何論其崇卑哉。」令婆遂備酒同行。飲罷領軍望佳山寨進發。時值二月，路途好景。有詩為證：

遲遲麗日布韶光，春到人間景異常。
雨後江山增秀麗，風前花柳競芬芳。
尋香戲蝶輕翻拍，求友嬌鶯巧奏簧。
景物撩人無限好，不妨收拾人征囊。

六郎行不數日，到了佳山寨，原守軍士迎接人廳。拜畢，六郎言曰：「遼人屢為邊患，此地尤甚。故天子遣我鎮守。汝等各宜恪遵號令，不然，軍法施行。」眾人諾諾而退。

次日岳勝出寨游耍，遙見前面高山樹木茂密，乃問舊日軍士曰：「那一座山叫做甚麼山？」軍士曰：「說起那裡，驚破人膽。」岳勝曰：「敢有狼虎居其中乎？」軍士曰：「過於狼虎。」乃以手指道：「轉那山去，地名胡村潤。進一二里路去，傍著山麓，名為可樂洞。洞中有一草頭王，姓孟名良，鄧州人，力大如牛，無人敢敵。聚集強徒數百，劫掠為生，官兵不敢捕捉。如今誰敢正

視其山。」岳勝聽罷，竟進寨中，告知六郎。六郎曰：「我知其人久矣，若得他來歸師，實壯軍威。」岳勝曰：「小人輕騎往探，看是何如。」六郎曰：「此人勇猛，須謹防之。」岳勝遂到可樂洞，只見孟良部下劉超、張蓋等與眾嘍囉俱在洞前鬥寶。岳勝下馬，抽出利刀，一逕入洞，喝聲：「賊徒休走！」劉張等只道是官軍捕捉，各自逃生。岳勝趕向前去，砍死幾個嘍囉，血流滿洞。岳勝思忖：「還要寫字為記，使其來佳山寨廝殺，方好拿他。」即以血書四句於壁云：

嘍囉劍下亡，寄語休悲傷。

若問人何是，佳山楊六郎。

岳勝寫罷上馬，竟望佳山而來，不在話下。